

致荷蘭包樂史教授

(Professor Leonard Blusse)

親愛的包樂史學友：您好！

別來無恙！頃接所寄大作《中荷交往史》、《Strange Company》，衷心銘感，特致謝忱。

您長期從事貴國與敝國及南洋諸國交往史的研究，不但碩果累累、功力甚深，而且為東西方人民的友誼鋪路架橋，不愧是貴國新一代漢學家之佼佼者，令人可欽可佩！在港得以與您及錢江兄面晤，暢論學理，無拘無束，得益匪淺，足慰平生，深感科學無國界，也不應受民族或政治的偏見所制約，自己今後願為此而繼續努力。

自己在1958年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系，後於北京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任教廿四載，1982年來香港定居，始終堅持歷史的研究。不過，原來在北京的一些計劃，如中外交通地圖、資料的整理等，只好暫時擱置，以後再相機行事。

您除了《東西洋考》的譯註外，不知還有何巨著即將問世。今後如有合作研究的機會，也盼賜告，敝人一定盡力而為。

敬祝

研祺！

愚

陳佳榮上

1994年1月20日

於香港